



【烟火人间】

## 我和罐头那些事儿

□冯连伟

好多人好多事随着时光的流逝淡漠了，曾经下决心刻在心底永不褪色的人和事如同空气，再也看不到了。但有些人和事不经意间又被挑开了回忆的线头，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敞得很开、很大，与此有关的曾经被深埋的那些往事，如同决堤的洪水浩浩荡荡，撞击在往事的礁石上，溅起高高的浪花，此起彼伏落，蔚为壮观。

就如此时的我，看着摆满桌子的大哥大嫂捎来的两箱水果罐头，黄桃的、山楂的……与罐头有关的那些往事的匣子就被轻松地打开了，忍不住咂咂嘴，品一品涌出的罐头甜甜的味道。

我记事的时候，还是人民公社时期。我的家乡虽然东依沐河，土地肥沃，但每年勉强完成交公粮的任务后，分到社员家里的粮，无论是地瓜、玉米、胡萝卜这些粗粮，还是小麦、水稻、花生、黄豆这些细粮，都是要骨头里挤出油来的精打细算，等到来年的春上，也往往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清汤寡水凑合着过日子。

这样的日子里，河堰以东，紧邻沐河的大队林场，就成了全体社员们无限向往的地方。因为林场里有桃树、梨树、苹果树……平时难得吃到的瓜果梨枣林场里都有，谁能被分配到林场出工，谁就有品尝的机会。

我爹先是在生产队里做牛倌，因为被评为模范社员，有机会被选到大队林场干了两年。1980年我考上县城高中的那个暑假，爹在林场的工作就是走村串户卖桃，我就给爹当过帮手。卖桃的时候，爹有时会挑出歪七扭八不好卖的，碰破了皮的或已经有烂口的桃，用他那汗味浓浓的变黑、变黄的毛巾使劲擦擦桃毛，递到我手上让我吃。卖一天的桃，有时顶着星星才能回到家。爹把一天卖的桃钱都倒出来数一数，如果已经完成了第二天给林场交款的任务，这时桃筐里剩下的还没卖完的桃子，娘就有权支配了。娘总是挑出来完整无损的，让二哥或二姐给婶子、大娘送去，剩下的不管是破的、烂的，洗干净才让一家人品尝。

我第一次吃到桃罐头的时候，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了。那是大哥参加工作后，回家过春节时带来的。当大哥从布包里掏出一包糖块和两个罐头时，全家人的眼睛里都冒出了惊喜的光。两个罐头一个是黄桃的，一个是山楂的。透过玻璃瓶，那金黄的桃更加橙灿，紫红的山楂更加艳丽，让人馋涎欲滴。那会儿我才知道，原来林场里的水果做成罐头，就可以让人们在大冬天里吃上桃子、吃上山楂。

大哥的本意是想打开一个罐头让全家人都尝一尝的，尤其是想让我这个弟弟享享口福，但娘把两瓶罐头拿起放下

好几次，最后还是没舍得打开。记得当时娘说：“明天后天家里都要来亲戚，到时打开可以顶个菜啊。”

第二天是大姐和大姐夫来我家。娘把山楂罐头打开了，往碗里倒了一多半，连水带山楂有多半碗；然后娘把罐头瓶里留下的十几个山楂递给了我。

长到十几岁的我第一次吃上了山楂罐头！咬一个山楂，含在嘴里，又甜又软，把一个山楂在口中来来回回咂摸，嚼碎了嚼粘了，把甜味都吸尽了，才一点点咽下去；喝一小口罐头瓶里的水，那种滋味比蜜甜。罐头特别的美味一下子就刻在了我心里，久磨不灭。

当然，那个春节，我不仅吃了山楂罐头，还吃上了黄桃罐头。天下的爷娘疼小儿啊，二哥二姐就没能享受到我的口福。我那时就暗暗发誓，要好好学习，像大哥那样考上大学，拿到购粮本挣工资，到时我一定要给爹娘给哥姐买好多好多的罐头，我自己也要吃很多很多罐头。我要买了放在饭桌上、放在床头，回家想吃就吃。

其实，随着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，家家户户不仅吃饱了还逐渐吃好了，不仅住上了瓦房喝上了肉汤，而且家家有了存粮户户有了存款。每到夏收秋种的时候，一家耕种，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来帮忙，这时主人就想借此机会显摆一下生活的富足，于是招待帮忙的邻居亲朋，不仅有水果罐头，就连肉罐头都开始上桌了。

于我而言，这时有了更多的机会品尝各种罐头了。二哥开了自己的代销店，逢年过节就往家里拿罐头吃。每半年，二哥要搞一次盘点，需要我这个当弟弟的去帮忙。盘点结束，二哥总是笑着说：“老三，你看想吃什么罐头，就给你开什么罐头。”

二姐到了找婆家的时候，她尤其看重我这个有文化的三弟，说：“我没上学是个睁眼瞎，我要找个不管家里穷富一定有文化的，这个关就由老三说了算。”后来二姐出嫁了，我每次去二姐家，二姐都在饭桌上放一瓶罐头供我专享。

大哥大嫂捎来的两箱罐头勾起了我对罐头的诸多回忆。大嫂劝我吃罐头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：“老三，还记得当年你在济南上大学的时候，对你哥打开的山楂罐头吃不够，吃完了还把瓶子里的糖水都喝得一滴不剩，那个情景至今忘不了。这次我们给你捎了很多，吃个够吧。”听着大嫂的话，既感动又激动。父母已逝，长嫂如母，她和哥哥还记着30多年前我在他们家里吃罐头的情景。回头看看，感觉曾经的岁月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缘分。最好的事，莫过于时光流过之后，曾经的缘分断了又续上了；不单单是把过去的美好留给回忆。

忆及罐头的这些往事，其实是无法计算的亲情账啊！

【窗下思潮】

## 被遗忘的女词人

□王爱竹

宋词的耀眼绚丽，并不逊于唐诗的灿烂辉煌。遗憾的是，无论是唐还是宋，闪耀于文坛的女性作者寥若星辰。除了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、朱淑真几位外，天资聪颖，文辞造诣不输须眉的女词人当大有人在，只是在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世风里，她们的芳名连同其杰作都被遗忘和湮没了，幸存传世者凤毛麟角。

清代词人朱彝尊说：“词至南宋，始极其工，至宋季始极其变。”（《词综发凡》）词到南宋，日臻成熟，洗尽了铅华，拓宽了视野，更加自由而多侧面地观照社会人生。到了宋末，面对元蒙的入侵，诗词自然要担当起“记录时代”的使命，这时的宋词“极其变”，记录兵连祸结、颠沛流离之状，抒发国恨家仇、生死别离之痛，弘扬爱国主义、人文精神就成了这一时期的主旋律。朝野上下，在拯救民族危亡同仇敌忾的呐喊声中，巾幗英烈没有缺席。宋词文坛上的女词人，其人其事，感天地，泣鬼神。

明初杨仪《金姬传别记》载：（李）……岁至元都（北京），尝对月独歌曰：“万里倦行役，秋来瘦几分。因看河北月，忽忆海东云。”夜静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。明日访其家，则宋旧官人金德淑也，因叩问之。德淑曰：“客非昨暮悲歌人乎？”李答曰：“昨所歌诗，实非己作。有同舟人自杭来，每吟此句，故能记之耳。”德淑潸然泣曰：“此亡宋昭仪王清惠所作寄汪水云诗（汪水云，即汪元量，号水云，著名爱国诗人。汪元量曾以善琴侍奉谢后、王昭仪，后也随三官一同被俘去元都），我也宋官人也。昭仪旧同供奉（汪元量）极相亲爱，今各流落异乡，彼且为泉下人矣。夜闻君歌其诗，令人不胜凄感。当时我辈数人，皆有诗赠水云。”因自举其所谓《望江南》：“春睡起，积雪满燕山。万里长城横缟带，六街灯火已阑珊。人立蓟楼间。空懊恼，独客此时还。辘压马头金错落，鞍笼驼背锦斓斑，肠断唱阳关。”

在词人的眼里，那万里长城上的皑皑白雪，就是祭奠亡宋丧礼上的素白丧服、经带，那心中的亡国之痛，就像这起伏的燕山，连绵不尽。站在“灯火阑珊”的晓风中，倚楼遥望江南故土，寄托无限的哀思，恼恨也是枉然啊！放还南归的只一人，纵使高头大马再华丽，一曲断肠的《阳关曲》，凄凄惨惨，能不热泪潸然？后人赞誉：“语调高逸，堪称亡宋之挽词！”

上文提及的王清惠，是南宋

度宗昭仪（女官）。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记载：至元十三年（1276）正月，元兵攻入杭州。三月，官中自后妃以下，都被虏北上。经过汴梁夷山驿站时，嫔妃中一位才女昭仪王清惠在驿站墙壁上题词《满江红》：“太液芙蓉，浑不似，旧时颜色。曾记得，春风雨露，玉楼金阙。名播兰馨姬后里，晕潮莲脸君王侧。忽一声、鼙鼓揭天来，繁华歇。龙虎散，风云灭。千古恨，凭谁说？对山河百二，泪盈襟血。驿馆夜惊尘土梦，官车晓碾关山月。问姮娥，于我肯从容，同圆缺。”

太液，汉、唐时宫中的池苑。太液池里的荷花，承受“春风雨露”，喻词人蒙受皇恩。“问姮娥，于我肯从容，同圆缺”，月中嫦娥呀，您容许我追随你，过与月亮同圆缺的生活吗？她幻想与嫦娥做伴，去过那超脱尘世、永远清静的生活。词的结尾情调是低沉的、消极的，然而仔细想想，一个弱女子，此时命运掌握在敌人的手里，对她来说，这样做实在是坚守节操、反抗敌人的唯一可行办法。后来王清惠当了女道士，也印证了她这一心曲。清代袁枚有言：“作诗，不可以无我。”写诗要有诗人自己的个性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这首词写得很有艺术个性，这也许就是此词七百年来蜚声词坛，传唱不衰的原因吧！

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三还记载了一位叫徐君宝妻的才女：“岳州徐君宝妻某氏，亦同时被掳来杭……盖某氏有令姿，主者弗忍杀之也。一日，主者怒甚，将即强焉，因告曰：‘俟妾祭谢夫，然后乃为君妇不迟也，君奚用怒哉！’主者喜诺。即严妆焚香，再拜默祝，南向饮泣，题《满庭芳》词一阕于壁上已，投大池中以死。”其词曰：“汉上繁华，江南人物，尚遗宣政风流。绿窗朱户，十里烂银钩。一旦刀兵齐举，旌旗拥，百万貔貅。长驱入，歌楼舞榭，风卷落花愁。清平三百载，典章文物，扫地俱休。幸此身未北，犹客南州。破鉴徐郎何在？空惆怅，相见无由。从今后，断魂千里，夜夜岳阳楼。”

南宋宁宗嘉定末，金遣四都尉南犯，掳大批淮上良家女北归，有女题词《减字木兰花》于泗州（见《续夷坚志》卷四）：“淮山隐隐，千里云峰千里恨。淮水悠悠，万顷烟波万顷愁。山长水远，遮断行人东望眼。恨旧愁新，有泪无言对晚春。”其词明白如话，不用一典，看似清淡如水，实则饶有至味。可惜的是，“但传其词而逸其名姓，致无从得知爱国女子之生平也”。

## 我的新区我的家

□于秀英

我的新区我的家。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。

我的家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。作为一名即将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，我亲眼见证了新区的成长。从成立之初的百业待兴，到如今的繁荣兴旺，一路走来，新区不断给人鼓舞与惊喜。

8年前的6月，青岛西海岸新区获批成为国家级新区。从这一天起，新区正式迈出了前进的步伐。北依京津冀，南望长三角，处在两大都市圈核心地带的西海岸新区给人无限遐想。与日韩隔海相望、面向太平洋，作为黄河

【生活笔记】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陈明丽